

深雪◎著

我的左眼愛上 你的右眼

愛情的終站，

究竟是無盡的幸福、無法癒合的傷口，還是傷感的分手？

感情的世界，既溫柔又殘酷，既真實又讓人覺得虛幻……



騷動小說
14

深
雪
著

我的左眼愛上你的右眼

〈序〉

基本上，我喜歡短而快速的東西。

精煉、簡潔、有力、鏗鏘。

我喜歡寫短篇小說，簡單直接有 point，像我的性格，手起刀落，直出直入，毫不婉轉，清清楚楚，來得快去得快，狠心決絕。

我也喜歡短速快捷的戀愛，輕鬆寫意，無拘無束。很難想像別人如何適應負累冗長、要生要死、費時費事的戀愛關係。所以我不喜歡寫、也不喜歡看那些曲折離奇、分分合合、賺人熱淚的小說。

短小精巧，不代表不能觸動人心。擦身而過往往更加美麗。

目 錄

Eyes／01

Bye-bye／14

Egg／28

牙／40

送你一個蘋果批／51

巴士／63

血／73

10001的1／84

美男魚／97

The Angel Face／112

鄰居／122

心形故事三則／135

一把雕上天使的木髮刷／147

送你給她／157

Gifts／169

鬼故事／181

Eyes

怨恨他。

是這樣的。默默地戀上一個人的感覺一點也不好受。在最初的時候可能還會享受那種患得患失、若有若無，但時間一久，就會變得不值得，愛得太久的人始終會離去。

阿藍與家樺的故事開始在六年前。六年，是很長的日子。六年前，阿藍才十九歲。

廿三歲的家樺是教授陶塑的老師，開了一所陶藝學校，學生的年齡由五歲至六十五歲，生意不錯，生活過得很好。

十九歲那年，阿藍中七畢業，暑假時沒事可做，參加了家樺的陶塑班。

課程由如何適當地混和水與陶泥開始，單是學習箇中技巧，便用

上一個小時。最初家樺與阿藍交談，就是在水與陶泥當中開始。

阿藍做得特別差，水還水，泥還泥，一杓都是，慘不忍睹。真是的，她想，她比前排七歲的小二學生還要差，沒辦法，應付不來，可能是毫無天分。

氣餒。在這段關係開始的時候。

家樺走過來，站在阿藍跟前微笑，說：「你是個水泥分明的人。」

阿藍不好意思，從水與泥當中抽出一雙手，傻笑。

家樺蹙了蹙眉，彎下身來替她把陶泥混合好，望了望她，說了句：

「就是這樣。」然後擦身步向她後排的小五女生跟前。

阿藍斜眼瞄了瞄家樺的身影，決定要好好克服面前這堆東西。恆心，她決定要有恆心。

原本就只是這樣。一堆泥和水。

後來，阿藍每星期在家樺的教室出現一次，與其他的學生一樣。

家樺一星期開設七班，總共有一百五十多名學生，阿藍不算最漂

亮，陶塑天分亦不高，理應是不甚顯眼的，但他可能記得她毫無天分，所以特別照顧她，站在她桌前的時候總較其他人多。

漸漸地，家樺開始發覺這個女孩子那低下頭的輪廓頗為特別。

睫毛長長鼻扁嘴細細，像個小孩子。不多說話不多表情、只會傻笑的她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？忽然，他很想知道。

她持續地低下頭來，他持續地欣賞她低頭的模樣，在偶然的一次，她抬起頭來，罕有地四目交投，他給觸動了，為著那雙清晰無雜念的眼睛。

那是第六堂，大家已經完成了兩件小巧陶塑，阿藍在認真地學習上軸。

家樺問她：「有沒有甚麼困難？」

阿藍說：「已經上了手，看，你站在我面前的時間比以前少。」家樺暗暗地吸了一口氣。他忽然想說，他希望分分秒秒都站在她跟前。

看見他呆呆的，阿藍便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不知怎地，他回答：「你的眼睛很漂亮。」

她一怔。

噢。曾經，他的眼內有她。

曾經，他渴望與她一起。

後來，他開始約她去看看影、吃晚飯、逛赤柱逛廟街。一星期約會兩天，通五次電話，在時間的打磨下，阿藍漸漸喜歡了他。

都是這樣的，只要稍稍喜歡一個人，然後就會輕易屈服在那個人關心與愛護之下。

阿藍想，家樺也不錯啊，雖然他不算英俊，亦不富有，但他溫柔、有藝術觸覺、個性敏感，應該會是個好夥伴。而最重要的是，阿藍享受被別人喜歡。

在最初，阿藍以為家樺是非常非常喜歡她的。不是嗎？他追求自己嘛。年輕的女孩子總誤會男人需要大量的愛才會追求她，卻沒有

考慮過，在某程度上，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動心。

當然，家樺也喜歡阿藍，但那種喜歡來得太突然，完全沒因由，只是某種簡單原始直接的渴求。戀愛理應憑感覺，但感覺離開後，又如何為繼？

當初他真的為阿藍震撼過，然而隨著每一次見面，心動的旖旎卻一點一滴地減少。

他對自己說，阿藍純真又可愛，簡直無可挑剔。但是見著她的時候，卻覺得面前這個女子對他說，實在沒有甚麼大不了的。

那種叫做「喜歡」的感覺已不存在，但肉體的接觸卻繼續進行，擁抱接吻愛撫，每次見面都免不了。阿藍不介意，而且很愉快，在第六個星期的見面，她甚至不讓他停下來，她準備交出自己。

家樺的手在阿藍身上游移，那感覺真好，明知不是真正愛她，然而那感覺真好。他明白，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，他遲早會傷害她，愈享受便會愈傷害她。

罪疚感。他轉頭想走。

她知道不可讓他走，她掀起自己的上衣。她的身體晶瑩雪白。

就是在看了一眼之後，他知道自己非走不可。

留下非常錯愕的她。

事後，他用盡一切理由向她解釋，希望她明白，大家不可再繼續下去。她不明白，她以為他是愛她的，她哭了，不明所以。

其實她理應就此離去，當作沒甚麼大不了，然後不了了之便好了。可是卻又放不下，只好留在他身邊。

她相信，既然曾經喜歡過，便一定有回頭的一天。那一年她下了這樣的決定，要好好地守到底。

照樣繼續做她的學生，很大方得體地跟他說話，向他微笑，沒有多餘的舉動，成熟懂事，好來好去。

家樺對阿藍也就放心了，不介意她留在身旁。從此，兩人成了好朋友，順順利利地，感情平穩地加深。

我的左眼愛上你的右眼

· 深 雪 ·

阿藍這位好朋友盡忠職守，真的做到爲他分憂的角色。放榜後她沒有升學的打算，家樺又需要人幫忙，於是她便留在陶塑班做助手。

阿藍覺得很愉快，暗地裏有種夫妻檔的快慰。

這些年來，阿藍目睹家樺在不同的女人身邊穿插，時間有長有短，有開心有不開心，但無論他與誰一起，阿藍必然知道。家樺把阿藍當成推心置腹的身邊人，所有悲喜都與她分享。

她在上軸，他則揉著泥，娓娓道來日常大小事務，氣氛和諧溫馨。

阿藍感到很甜蜜，她認爲，家樺根本沒有打算放棄她。

不是嗎？他讓她留在身邊，工作上完全信賴她，感情上又繼續與她分享喜與悲，這樣的關係，很多夫婦也比不上。

雖然，他迷戀的目光永遠都放在別的女人身上。

她自覺擁有他的80%，唯一欠缺的，是他的目光。

這數年來阿藍每天細心地觀察，客觀地分析過後，她還是相信，家樺有朝一日必定會重新把目光落在她身上，正如當初一樣。

死心眼的女子，把最初數星期的小火花，一直點燃至今。

有時候阿藍也會疑惑，從家樺的眼睛看世界感覺會如何？爲甚麼A小姐會比B小姐好？爲甚麼D小姐又能令他藕斷絲連？自己在他的眼中又算甚麼？

實在太神秘了。

阿藍試過在說笑的時候對家樺說：「我要你的眼睛，你死後把它捐贈給我吧。」

家樺把陶塑推進燒爐，聳聳肩，嘻皮笑臉。「你要甚麼我都給你。」

她瞪大眼，接著哈哈哈哈大笑，掩飾內心太過分的興奮。

她知道他不過是說說罷了，但她願意當真的來聽。

不久之後，家樺遇上一次很重要的戀愛，對方是跳芭蕾舞的，剛巧失戀，便來找點東西學，以打發時間。家樺差不多是甫一見她便愛上了她。像她這種氣質高貴，長相嫻靜的女子，一直是他夢寐以求的。

阿藍知道，這次非同小可，家樺望著那女子的眼神，是前所未有的

的溫柔。

在得到與得不到之間，有最多的惆悵。

夜裏，家樺蜷曲在沙發椅內，向阿藍傾訴對別人的愛慕，說到遺憾處，一臉的失意，萬分的難過。

阿藍掩飾著自己的不愉快，鼓勵他開解他。她心裏的痛，比他所有的嚴重一萬倍。

最終還是有幸與喜歡的人一起，只是閃過又隱沒，芭蕾舞女子把家樺當作治療失戀的特效藥，服用過一劑後，發覺病情好轉便立刻停服，以免有後遺症。前後不過兩星期的事。

家樺嚴重失戀，他在泥塑堆中哭起來。

阿藍站在他身後，既心痛又怨恨。爲甚麼要愛上一個根本不認真的人？明知有一個真心的一直默默站在身後。

阿藍把手按在他抖動的肩上，輕輕說：「爲甚麼你不嘗試愛我？」

家樺拍了拍阿藍的手。「傻瓜。」他說。

阿藍嘆了口氣。她怎會不知道自己傻？「你的眼睛裏永遠沒有我。」她抱怨了。

家樺笑，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。

那個晚上，家樺送阿藍回家。

在車內，兩人都默默無語。

多少年了？五年？六年？與這個男人一起的這些晚上，有星光沒星光的，有月亮沒月亮的，他都會甚有風度地駕車送她回家。多少次，她渴望他的舉動不只是朋友間的關心，又或只是男人的風度。一直以來，她都認為那一天必定會出現，不是這個晚上便是明天的夜裏，他的眼內會重新出現自己的影子。

車窗外的天空有顆特別明亮的星星，阿藍合上眼睛，許了一個願。

「希望他的眼內有我，希望無論發生甚麼事，我也一樣愛他。」
阿藍在心中默唸。

家樺看到阿藍的表情，以為她不舒服，正想開口問候她之際，忽然車輪一滑，他還來不及有任何應變的行動，整輛車已由山坡滾下，翻了數翻。結果家樺給壓在方向盤下，一整塊擋風玻璃破裂了，割傷了阿藍的臉。

兩人還是清醒，但家樺明顯比阿藍傷得嚴重。

阿藍替家樺撥開身上的玻璃碎片，又替他抹去唇角溢出的血。她很害怕，不知道他是否要死了。

明明剛才許了個美好的願望，怎麼會發展成這樣？

家樺顫動著跳動不定的眼珠，說了句：「快要死了，是嗎？」

阿藍抓住他的手，拚命搖頭，急急地說：「不會的，你不會死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你不會死的。」

家樺聽到。也這麼多年了，原來她真的沒放棄過。被壓著的身體不合情理地空洞洞，在生命的最後一步，他的腦裏閃過與阿藍一起的片斷。初相識時她那不自在的臉；那次與她約會時看的電影；跟她分

手後她的眼淚；他跟其他女人談戀愛時她那隱藏著的失落；她平日的體貼溫柔、耐性和關心。

他一直都知道她重要，雖然不是愛，但也重要。他記起她說過要在他死後拿走他的眼睛，於是便對她說：「告訴醫生，他日你老了，患上白內障之後，便換上我的眼角膜吧。」

阿藍掩臉，落下淚來。他還記得。

在眼淚滴在他臉上的一剎那，他已經不能再動彈。死在一個愛他的人身邊。

沒有哭得更狠。阿藍抹了抹淚，端視他的容貌。她是高興的，他臨死前居然記起一個他倆才意會得到的承諾。原本，那不過是朋友間的笑話。

是臨死前的反常，抑或是甚麼都好，總之，她很高興。

她才不要老去才把他的眼睛融合在自己的身體裏，渴望了這麼久的東西，她才不要再等。

我的左眼愛上你的右眼

· 深 雪 ·